



东柯三录

马拉 —— 著

真有意思，真有趣。

抽掉“有”和“思”就成为：

真意，真趣，格调瞬间飙升。

我的小说，除开真意，真趣，有思必不可少。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东柯三录

马拉 ——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东柯三录 / 马拉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5. 11

(广东原创文学精品书系)

ISBN 978-7-5360-7697-6

I. ①东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73382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李 谓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陈诗泳

封面设计: 刘绮琪

书 名 东柯三录

DONG KE SAN LU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6.5 1 插页

字 数 153,000 字

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录

幽梦影：唤醒 / 1

东柯一录：从鹿维延开始 / 4

续幽梦影：记忆 / 84

东柯二录：有关鹿庭衣的一切 / 88

东柯三录：鹿辰光的故事 / 131

结幽梦影：归尘 / 199

幽梦影： 唤醒

鹿辰光把一百多年的事情都想起来了，有些是和他有关的，更多的和他无关。比如他的高祖父，一个死了快一百年的老头。算起来，他的骨头也该烂光了，坟头上的草黄绿了不知道多少个来回。他死的时候，恐怕做梦也想不到，会有一个叫鹿辰光的子孙在那么多年后想起他来。如果他知道的话，在死之前，一定会把他的墓碑修得更高些，上面的字也刻得更深一些。鹿辰光见过高祖父的坟墓，墓碑上的字迹有些模糊了，爬满了黄绿的青苔，暗而黑，像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。除开高祖父，还有曾祖父，祖父等等。

这让他非常恐惧，他看见很多人，面色枯槁地站起来，从一个个深藏的墓穴出来，和他说话，有的在河边，穿着传统的马褂；有的在阁楼里，穿着细腰的旗袍。穿马褂的是男人，穿旗袍的是女人。他们有的朝他笑，更多的板着脸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鹿家的男人都像打了标签一样，瘦而且高，长脸，手长，脚长，腰身却很细。那么多人站在一起，显得严肃。鹿辰光觉得自己像一个偷窥者，他打开了一扇门，这扇门一直向前，不知通往何处。对鹿辰光来说，不管他们说，还是不说，这些都没有用，鹿辰光把所有的事情都想起

来了。

鹿辰光发现自己想起所有的事情是在晚上。电光一闪，无数个人从他的脑子里像快进的录像带一样闪过去，有的人是他认识的，更多的不认识。更离奇的是很多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事情，在他脑子里也闪了出来。他感觉这些人人都和他有关系。

一个晚上没有睡好，早上起床，鹿辰光脸色有些白，寡淡的那种白。夜里下过雨，空气清新。广州一年中只有难得的几天天空是碧蓝的，其余的时间，空气中总是弥漫着汽油和发馊的味道。他给自己倒了杯水，搬了张椅子到阳台上。鹿辰光住的是五楼，没有电梯。通风，向阳，这样的条件应该说是不错的。他坐在阳台上发呆，脑袋像要裂开一样，隐隐作痛。他吃了止痛片，没用。这痛像是和鹿辰光一出生就连在一起一样，抽不出去。

这么奇怪的事情，应该跟家里说一声。他拿起电话，拨家里的号码，已经很久没有给家里打电话了。电话号码一时想不起来。房间里乱，东西扔得到处都是。找了半天，鹿辰光才在一个废旧的电话本里找到了电话。

是他妈接的电话，鹿辰光在电话里说得模糊，让他妈把他们家所有能找到的照片都给他寄过来，尤其是祖上的。他妈说，照片老化得厉害，发黄，有的地方还脱落了。鹿辰光不耐烦地说，没关系，你给我寄过来。他妈没问什么理由，他也没说。

打完电话，鹿辰光觉得轻松了一些，他希望他的感觉是错的，他脑子里出现的所有的画面都是幻觉，是不存在的。是的，不存在。他不相信，他能想起一百多年前的事情，这些事情他从来没有想过，也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。

鹿辰光看着自己的房间，算不上干净。摆着几棵长绿的阔叶植

物，有一个鱼缸，养着两条斑斓的热带鱼。从客厅里，可以看见他的卧室，他能想象出卧室的样子。被子是卷着的，放过的 DVD 散乱地丢在地上。不脏，但是很乱。未婚青年的房间都是这样的，鹿辰光觉得他的样子算不得奇怪。

从阳台往下看，能看见马路，车子如流。由于俯视，鹿辰光经常无端地觉得人才是这个星球上真正的害虫。他们疯狂地咀嚼植物，猎杀大量的动物，他们的嘴巴从天空中，吃到地下，水中。除开这些，他们还把这个星球弄得乌烟瘴气，臭氧空洞，酸雨，水土流失，剧烈的台风和海啸。这些和他们都有关系。作为一只害虫，鹿辰光觉得自己算做得比较好的，他不开车，也就无从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。他只吃猪肉，不穿皮草。当他从阳台上往下看，他心里有种剧烈的同情。

他同情这些人，比如说张晓梅，她每天都需要挤公交去上班。上班之前，张晓梅是干净的，没有汗味。等挤到单位，张晓梅轻微的狐臭顽强地穿透香水味渗了出来，让她尴尬。如果仅仅如此还算好，张晓梅还不得不忍受一只只伸过来的，有意无意从她屁股上捏过去的手。她的两只手，通常吊在栏杆上，整个身子伴随着公交车的节奏而晃动，这让她看起来像一只漂亮的树獭。她根本无力防卫，只能扭动屁股，以逃避黑色的，白色的，斯文的，野蛮的手。张晓梅的腰细，胸却很大，扭动起来，像在跳钢管舞。鹿辰光咬着耳朵跟张晓梅说起这些时，张晓梅的脸“刷”的一下就红了，她指着鹿辰光说：“鹿辰光，你怎么这么下流呢？你是不是也经常在公交上干那种事情？”鹿辰光当然不是，他很少坐公交车的，也不大敢坐。

东柯一录： 从鹿维延开始

1

吃过晚饭，鹿维延没有急着去六姨太苏碧婉的房间，他先是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，剔了剔牙。天快黑了，鹿维延点上了灯，舒适地躺在自己做的躺椅上，牙签在鹿维延的嘴巴里灵活地跳动，到了这个年纪，他觉得只有他的手还是灵活的，身体已经不行了，懒洋洋的，里面像是住着一条虫子。

牙缝空洞，鹿维延挑出一块块琐碎的肉屑。他一只手把肉屑揉了揉，接着，轻松地弹了出去，肉屑像一枚子弹。剔完牙，鹿维延把揉过肉屑的手送到鼻子边上闻了闻，有一股恶劣的腥臭。鹿维延不明白，明明是刚吃的饭，这么一会儿，就腐烂了。这个味道，让他想起自己身上的味道，隐隐约约地，渗透出来。鹿维延想，他的身体可能已经开始腐败了。还在做孩子那会儿，鹿维延经常在爷爷房间闻到这个味道。想到这儿，鹿维延没有恐惧，只是笑了笑，他爷爷和父亲打了一辈子的长工，没有为他留下半两银子，他却有良

田百顷，攒下的银子，子孙几辈子都花不完，更让他自豪的是他还娶了六房姨太太。

前五房姨太太的来历平淡无奇。唯一让他不明白的是第六房，也就是苏碧婉。苏碧婉像一个走错路的人，出现在鹿家大院，就再也没有离开。

两年前，走马镇发了大水。河水低吼着，像一头发怒的狮子，撕咬着河堤，一天天地上涨，鹿维延每天早上都到河边，看着从上游冲下来的死猪死狗，还有死人。走马镇的地势相对较高，即使如此，鹿维延仍然感到非常不安，如果大水真的冲下来，把走马镇给淹了。第一个倒霉的肯定是他，除开房子不说，大水过后，农民没吃的，他仓里的粮食就危险了。

走马镇靠近河边，一般的年景也不见得有多少水。两年前的那场水，异常的大，眼看就要漫过河堤了。鹿维延忧心忡忡，镇上已经有消息散布开了，说上游被淹了，不要说猪狗，人都不知道死了多少，一个个在水面上仰起大屁股，像一条条死鱼。镇上传来的消息，鹿维延是信的。他亲眼看见河面上有死人漂过来，由于腐烂，他们的肚子胀得鼓鼓的，衣服早已被洪水冲刷得不知去向，只剩下光溜溜带着尸斑的腐肉。冲到岸上的尸体，鹿维延得找人给埋了，不埋不行，尸臭味能飘出几里远，让人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整个走马镇，弥漫着死亡的气息，鹿维延也像是飘在空气里。埋一个死人，鹿维延要出一斗谷子。漂在河面上的尸体，鹿维延就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被鱼吃了也好，冲到下游也好，反正跟他没关系了。让鹿维延觉得恶心的是，动不动有鳝鱼从死人腐烂的肚子里钻出来，可能是因为吃了人肉的原因，那些鳝鱼无一例外的肥硕，眼神生机勃勃，充满欣喜的气味。

水吸满了人肉的腥味，鱼多得让人恐惧。走马镇的人一群一群地站在河边上捕鱼，也有人忙着捞从上游漂下来的家具，比如柜子，凳子，箱子什么的。河堤上站满了人，热闹非凡，赶集一样。一群群的人，像是从土里冒出来的。年轻人和孩子脸上闪闪发光，他们无知的兴奋让老人脸上堆满了阴云。他们晓得，大水怕是真的要淹过来了。

鹿维延清楚地记得是一个下午，他看见远处漂来一个硕大的箱子。箱子上面有一块红布激烈地摇动。他心里一惊，那箱子里有人！鹿维延赶紧对本贵说：“本贵，把箱子捞起来，里面有人。”

这个女人就是鹿维延的六姨太苏碧婉。鹿维延救起苏碧婉后，洪水奇迹般地退了。

鹿维延把苏碧婉安顿在空房里。鹿维延有一个大院子，房子间隔成独立的六套，中间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。他的五房姨太太一人住着一套，似乎是天意，还剩下一套正好给苏碧婉。刚住进去时，苏碧婉话不多，吃完饭就发呆。鹿维延想，一个姑娘受了这么大的惊吓，是要养一段时间的。一个月后，苏碧婉还是很少说话，眼睛痴痴地望着墙上的斗笠发呆。

鹿维延有些不放心，他对大太太说：“你去看看，问问她叫什么名字，从哪个地方来的。如果家人还在，找个人把她送回去，家人不在，就留下来当个丫头。”鹿维延的大太太胖乎乎的，胸大，屁股也大，一副好生养的样子。大太太是唯一给鹿维延生了孩子的，三儿一女。其他的几房，都没生。

过了些时日，鹿维延问大太太有什么结果。大太太有些不放心地说：“这个女人似乎有点傻，问她什么都说不知道。”顿了一下，大太太说：“这个女人来得不明不白，我看还是送官吧！”鹿维延想

了想，摇了摇头说：“送官？不行，那不是我鹿维延做的事。她愿意就留下来，也不是养不起她一个。”鹿维延看到大太太的眉头皱了一下。

2

鹿维延去看苏碧婉是在三个月后。那天，鹿维延在镇上喝完酒，头晕得厉害，他推开苏碧婉的房门，走到苏碧婉的房间。找了张椅子坐下来，看着苏碧婉。鹿维延第一次这么认真地看苏碧婉，他发现苏碧婉其实很漂亮，牙齿白，头发又黑又长，露出来的胳膊，像一节节的莲藕。鹿维延摇了摇头，按了按发涨的太阳穴对苏碧婉说：“你去给我倒杯醒酒茶来！”

喝了口茶，鹿维延清了清嗓子，正色说：“不管是什么人，都有个父母，都有个出处，你说你是从哪里来的？”苏碧婉看了看鹿维延，冷淡地说：“上游！”苏碧婉的回答让鹿维延愣了一下，他说：“我知道是上游，你从水里漂过来的，肯定是上游，我是问你在哪个地方？”苏碧婉说：“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你这里是哪里？”鹿维延笑了笑，敲了敲桌子说：“这里是走马镇！”苏碧婉又问：“你是这里的地主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鹿维延仔细地看了看苏碧婉，又笑了，点了点头说：“是的，我是这里最大的地主，这个镇上有一半的人在为我干活。我的名字不是你能问的。”苏碧婉用眼角瞟了鹿维延一眼说：“前些日子来问我的是你老婆？”鹿维延说：“是的，你以后要叫她大太太！”

在苏碧婉的房间待了大半个时辰，鹿维延和大太太一样，几乎一无所获，他唯一知道的是这个女人叫苏碧婉，刚过十七岁。让鹿

维延意外的是他出门时，苏碧婉一下子跪到地上，哭着说：“老爷，你是不是要赶我走了？”鹿维延摇了摇头说：“谁说的，谁说我要赶你走了？只要你喜欢，你可以一直住在这里，等你大了，像嫁女儿一样把你嫁了！”接着，他听见苏碧婉说：“老爷，你要是真想救我，你就娶了我吧！”鹿维延想他是听错了，他看了看苏碧婉的脸，那张脸没有一点玩笑的成分。苏碧婉看着鹿维延，清晰地说：“老爷，你娶了我吧！”鹿维延这次是真的听清楚了。

过完第二年春天，鹿维延娶了苏碧婉。鹿维延没有想得太多，他还不到五十，娶一个小老婆并不算过分。大太太对鹿维延娶苏碧婉没有感到太多的意外，她脸上的表情和平时几乎没什么区别，似乎这一切是她早就料到的。二姨太和三姨太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这两个女人长期吃斋念佛，鹿家发生什么事情她们早就不关心了。苏碧婉在她们的眼里并不比一串佛珠值钱。四姨太大方地拉着苏碧婉的手说：“这下好了，以后打麻将不愁找不到人了。”五姨太就算想发表意见也没有机会，她死了。

嫁给鹿维延后，苏碧婉比以前活泼了些，偶尔也出来转转，和大太太她们打个招呼。大太太的表情总是冰冷冷的，看苏碧婉的眼神也怪怪的。苏碧婉想，这大概是因为鹿维延娶了她的缘故。鹿维延是有钱的，再有钱的男人也无法填平女人心里的嫉妒，嫉妒不像饥饿，嫉妒是一个黑洞，具有吞噬一切的能力。

走马镇一年中，多半时候是湿润的。镇上的青石板街道上似乎总是湿的，沾着水气，显得深而幽怨。街道并不宽，两旁有一些当铺和肉铺，还有几间布店。大部分的店子都是鹿维延开的。苏碧婉走在街道上，像一棵垂柳飘过去。她喜欢这个镇子，包括这里的巷子，长长的，有点暗，镇上的房子很多是青石地基的，上面有翘起

的飞檐。风吹过来，挂在檐上的铃铛“丁当”作响。苏碧婉觉得她是真的想不起来她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了。每次穿过镇上，她总感觉有人在背后跟着她，回头一看，却连个人影也没有，这也许是幻觉，她想。

晚上睡觉，苏碧婉经常感到身上一阵阵的潮湿，一股热热的气流从两腿之间传上来，让她的腹部微微地起伏，屁股也变得不安分，她想她的体内大概潜伏着什么，那种让人羞涩而凶猛的渴望。刚结婚那会儿，鹿维延是到她房间睡的。她还记得当天的情景，鹿维延喝了很多酒，进房间时，身体有些趑趄，苏碧婉给鹿维延泡了一碗浓茶，喝完茶。鹿维延说：“睡吧！”说完，开始脱衣服。

那是苏碧婉第一次见到男人的裸体。她没有害羞，相反，她很好奇，很陌生。她睁着眼睛，看着鹿维延慢慢地脱下衣服。鹿维延的头发有些白了，脸上也有了淡淡的皱纹，身上的肌肉却不见得松弛，健康的白，似乎很结实。接着，鹿维延开始脱裤子。苏碧婉迅速地朝鹿维延的裆部膘了一眼，她看见一团黑糊糊的东西，中间垂着鹿维延的阴茎。鹿维延的阴茎是疲软的，像一根猪大肠有气无力地垂在那里。鹿维延的腿明显地显出了老态，肌肉下坠，汗毛很黑。苏碧婉的脸热了一下，这个男人很快就是自己的男人了。鹿维延躺下后，苏碧婉收拾好鹿维延喝过的茶，吹灭了灯。

苏碧婉摸黑脱了外褂，穿着肚兜，钻进了被子。她僵直地躺在床上，她想鹿维延会靠过来的。果然，一只手向她伸了过来，扯下了她的肚兜。接着，捏住了她的两只乳房。鹿维延是那么的用力，苏碧婉感觉疼，但没有叫。她想，今晚是他的女人了，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鹿维延在苏碧婉的乳房上捏了两把，又把苏碧婉翻转过来，摸了摸她的背，摸了一会儿，捏了捏她的屁股。苏碧婉把头

埋在枕头里。紧接着，她听到“啪啪”响亮的两声，屁股火辣辣的疼。然后，她听到鹿维延疲软的声音说：“不早了，睡吧！”鹿维延睡下后，苏碧婉却睡不着。她爬起身，闻了闻鹿维延身上的味道，有点老人的腥味。她又撩起被子，看了看鹿维延的下体，疲软，无力。苏碧婉想，他有那么多老婆，也正常。

一连好几个月，鹿维延几乎每天都睡在苏碧婉那里。偶尔在苏碧婉的屁股上抽两巴掌。更多的时候，他安静地睡在苏碧婉的旁边，像苏碧婉不存在一样。苏碧婉不可能什么都不想了，她必须想点什么，或者干点什么。鹿维延不可能对她完全没有兴趣。她那么年轻，腰上的肌肉紧张而有韧性，光滑得像一面缎子。对老男人来说，少女的身体是多么美好，简直就是一副返老还童的良药。他们已经老了，只能通过获得更年轻的身体来感受青春。鹿维延也老了，他应该逃不过这个规律。

偶尔在院子里碰到大太太，苏碧婉很少说话，大太太也很少和她说话。大太太是鹿维延这么多老婆中唯一给鹿维延生了孩子的，她看着苏碧婉，似乎有什么话要说，但终究没说出口。

有一天，苏碧婉和大太太一起去烧香。烧完香回来，大太太约苏碧婉到她的房里坐了一会儿。

大太太问苏碧婉：“老爷这些日子一直在你房里休息？”

苏碧婉的脸红了一下，低着头说：“是的。”

大太太看了苏碧婉一眼说：“老爷有没有动过你？”

苏碧婉本来以为大太太会问她一些其他的问题，或者让她不要老把鹿维延留在房间里。毕竟鹿维延不是她一个男人的男人，没想到大太太这么直接地问到这个事上。苏碧婉耳朵根有点热。

“没有，老爷还没有破我的身。”她的声音低得只有自己才听得

见。

苏碧婉听到大太太叹了一口气，接着，拉起苏碧婉的手，摸了摸说：“作孽啊，真是作孽，当初我要是狠一下心报官把你送走倒好了，省得你吃这种苦。”

大太太的话让苏碧婉有些糊涂。她刚想问，又听见大太太说：“那他有没有打你？”苏碧婉想了想，鹿维延是经常打她屁股的，嘴里却说：“没有。”大太太看了她一眼说：“没有就好，算了，你回去吧。”

所有的房间里似乎都荡漾着阴暗的气息，苏碧婉觉得她走到哪里都逃不开别人眼光的监视。她想起走在街上，那些背后看她的、议论纷纷的眼睛，她想，这个大宅子肯定有什么秘密瞒着她，而这个秘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道。

3

在宅子里待了几个月，四姨太来找苏碧婉了。四姨太走进苏碧婉的房间时，苏碧婉正在绣一朵梅花。和鹿维延结婚后，苏碧婉没什么好干的。她像一个外人，哪里都站不住。四姨太看了看苏碧婉绣的梅花，拿起来摸了摸说：“没想到六妹的手艺这么好的，什么时候有空也教教我，你看我笨手笨脚的，什么事情都干不好。”苏碧婉笑了笑说：“看四姐说的什么话，我这点手艺只怕是让你笑话了。”两个人在房间里闲扯了一会儿。苏碧婉仔细地看了看四姨太，四姨太的颧骨很高，鼻子高挺高挺的，脖子长，溜肩，手手脚脚都细细的，总是喜欢穿着一身大红的旗袍，一看就像是从小富人家出来的。在苏碧婉的房间里待了一会儿，四姨太拉着苏碧婉说：“别

绣了，又不是大姑娘了，老绣花干吗？我带你去逛逛，老在这个宅子里待着人都要霉掉了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你绣花能绣上一辈子？”四姨太的话提醒了苏碧婉，她朝宅子里看了看，这么大的宅子，她一个人住着，不找点事情做，日子还真难打发。苏碧婉放下手里的活计，跟四姨太说：“我去换身衣服，你等我一下。”

换好衣服，苏碧婉又梳了一下头，洗了手，跟着四姨太下楼。

苏碧婉住的是靠东边的宅子，从院子经过，苏碧婉朝南边那套房子里看了眼，那房子似乎总是空的。在这院子里住了几个月，除开偶尔看见佣人进去收拾一下，那门总是锁着的。苏碧婉装作漫不经心地拉了拉四姨太的袖子问：“四姐，南边那房子没人住？”四姨太膘了一眼说：“你别管那房子的事，也别问，跟谁都别问，就装作不知道。”苏碧婉点了点头，又朝那房子看了几眼。

跟四姨太走到镇上，苏碧婉轻松了些。四姨太显然是经常出来的，跟镇上的人都熟。四姨太一边跟人打招呼，一边对苏碧婉说：“你呀，也要多到镇上走走，一个人老闷在家里，时间难得打发。”买了点胭脂后，四姨太带着苏碧婉走进了一家米店。

进了门，四姨太跟伙计打了个招呼，说了两句，两人跟着伙计进了后面的厢房。一进去，就看见两个男人坐在麻将桌边上。旁边的桌子上还摆了些水果、茶水。看到四姨太到了，两个男人连忙站起来，给四姨太让座，眼睛却膘着苏碧婉。四姨太跟他们打过招呼，把苏碧婉拉到跟前说：“这是我家老爷新讨的，叫苏碧婉。”接着，指着其中一个较胖的中年男人说：“这位是米店的钱老板，也是我们老爷的朋友。”然后，又指着其中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：“这是我表弟，周悲弼，在上海读书，念的是新式学堂。放假了，正好回来玩一下。算起来，你们差不多大呢！悲弼过了十九，二十还没满。”

苏碧婉向他们两个点了一下头，算是打了招呼。介绍完了，四个人坐下来，要打麻将。苏碧婉这才想起来，她是不会打麻将的，她红了一下脸不好意思地跟四姨太说：“四姐，我不会打麻将。”听苏碧婉说完，四姨太笑了笑说：“我刚来的时候也不会的，慢慢就会了，很简单的。”周悲弼也笑了笑说：“是的，学学就会了，打着好玩。放心打，赢了算你，输了算我。”苏碧婉看了周悲弼一眼说：“那怎么好意思呢！”四姨太瞅了她一眼，笑着说：“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转个弯算算还是一家人。再说了，你让他输点钱，也省得他拿着钱到上海去追那些洋气小姐！”周悲弼也跟着笑了说：“姐姐哪里的话，上海那里的小姐我是不喜欢的，我觉得还是苏小姐这样的好，端庄贤淑。”周悲弼刚说完，四姨太就笑了，指着周悲弼说：“你看你，去上海一年，嘴巴都变得油滑了。”钱老板乘机把麻将摆在了桌上，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你们两个就不要斗嘴了，打麻将。打完就在这儿吃个便饭，我让伙计送你们回去。”

麻将打了一个下午，吃过晚饭，接着打了一会儿。眼看时间也不早了，苏碧婉在桌子底下轻轻踢了四姨太一脚。四姨太摸了张牌，顿了顿说：“钱老板，再打一圈，我们回去了。时候也不早了，免得他们闲话。”

打完牌，苏碧婉居然还赢了一点。她把赢的推到四姨太面前，四姨太拍了拍她的手说：“你赢了，你就拿着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”回去，是周悲弼送的。四姨太一边走，一边问周悲弼在上海的情况。听周悲弼说完，四姨太感慨地说：“我要是年轻点，也跑到上海去算了，省得整天窝在这个小镇上。”周悲弼笑了笑说：“你还窝，我看你的心野得很。”四姨太在周悲弼背上捶了一下，笑骂道：“你这个浑蛋，越来越放肆了。”